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王思謳

春秋會通卷二十

元 李廉 撰

昭公名稠謚法威儀恭明曰昭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共三十三年左氏注昭公襄公子母齊歸襄公薨子野卒昭公立

周景王四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虢公作漷穀作郭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左氏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

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楚不為患楚令尹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胡氏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覬其

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儒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陳侯之弟招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者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

案晉趙武為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 又案陳公子招公羊以不稱弟為貶者非也其實八年之稱弟乃貶耳

附録公羊例公子招下

公羊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

三月取鄆左氏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

其使樂王鮒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来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胡氏其不曰伐

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内諱也

案取鄆之説胡氏全用左氏其公穀皆因城鄆之文而以為内邑者非也大抵鄆居莒魯之間或為莒或為魯初無定屬也。案季孫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貶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則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

奔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

幣終事八反　公羊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氏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没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案后子以五年冬歸秦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鹵公穀作

原

左氏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胡氏大鹵大原也案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擾斥宜矣其過在毁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茍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穀梁無輿字陸德明注左傳云一本無輿字

左氏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穀梁疏展篡踰年不稱爵者不為內外所予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胡氏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

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展輿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陳氏

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詞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則與弒之詞也辭有先後罪有

小大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案此條莒去疾與齊小白之例同固無疑矣獨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與其立此意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衎與剽莒展輿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絶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國不必求它義也若州吁無知之被討不係國則上文已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左氏因莒亂也注春取鄆今正其封疆張氏凡疆田而書帥師有難也何以書譏譏以亂為利也

葬郲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羊作卷 左氏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伍舉問應為後之詞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啟彊為太宰 胡氏

案左氏楚令尹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

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郟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中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慎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閔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横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陳氏

君弑矣晏然赴於他國之君如恒詞猶鄭髠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

書卒所以誅楚之臣聽賊之所為也

張氏 隱公弑而書薨為魯諱也楚麇弑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

案弑而書卒三已見鄭髡頑卒下此條張氏同胡氏陳氏說又小不同而大槩皆不主杜氏之從告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案此以十三年歸楚書弑君其年為公子棄疾所殺

附録左氏 是年晉侯疾卜曰實沈臺駘為祟子產曰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和曰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十二月趙孟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来聘左氏晉侯使韓宣子来聘且告為政而来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賦甘棠

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左氏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来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賔徹命于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来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籴聬公之編大夫如晉者七叔弓二季孫宿二叔孫婼二意如一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氏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既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産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子皙盛飾入子南戎服入女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傷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放於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産弗討至是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産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爾有死罪三專伐伯有一也昆弟爭室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胡氏駟黑則有罪矣而鄭人初畏其强不之討也因

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 二年晉韓宣子如齊納幣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至是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季孫宿遂致服焉 公羊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乃難詞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 穀梁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注明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所為 胡氏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貽公既不能據經守

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葢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脩隣好乃欲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閒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違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藐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庭脩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反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案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

十一年也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二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也此條公羊以為晉欲執公穀梁以為季氏訴公與左氏少姜之事不同誠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為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也矣若胡氏說無乃成少姜之為適乎又乃閒義不從而強為非禮之行亦非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左氏 注 葬襄公滕子来會故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左氏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左氏旱也冬大雨雹公羊注為季氏張氏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胡氏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匠麗氏衛獻公蔑冢卿信左右而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

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案十二年書齊高偃納之于陽

附録左氏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見之梁丙曰甚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覇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又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相與語

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又鄭罕虎如晉且

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在庭寡君猜焉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雪范氏注云或作雹左氏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

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注北陸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夏三月日在昴畢　胡氏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上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陽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乎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氏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許男如

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
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
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
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
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
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
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
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
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
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
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
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
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
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

於不暇又何能濟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馬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

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胡氏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罪也其意也何楚虔弒君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强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

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不義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産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麇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而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

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陳氏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后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馬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

案胡氏不殊淮夷之說本何休但何休以為楚子主會能行義以誅慶封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其不殊之義與胡氏異矣故張氏削其行義之說而止曰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然後與胡氏合○案杜氏班序譜曰自僖十八年至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蓋楚以大小為序故蔡在上中國則自齊桓之興以其三恪之客遠來從伯故因而進之耳詳見莊十六年

楚人執徐子左氏徐子吴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陳氏夷狄執夷狄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案執宋公不予楚子之專執今書執徐者徐亦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賴公穀作厲左氏秋楚子以諸侯伐吴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注因申會以伐吴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

公羊 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穀梁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遂繼事也

陳氏 此執有罪曷為不再言楚子不予楚討也猶曰諸侯執之云爾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而楚始專合諸侯託于厥慭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於天下而滅賴滅陳

滅蔡矣

案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用之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與弑誅之宜也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純以討賊之法書之若何休善其義兵過矣

九月取鄫左氏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内大惡諱也穀梁疏襄六年莒滅鄫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公子為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也故今魯得取之不言滅者諱故以易言之

案莒滅鄫之說詳見襄六年孫氏曰蓋莒滅鄫以為附庸今魯取之是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左氏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叔孫疾急命召仲牛許而弗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使亂大從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案叔孫豹以僑如之難奔齊在成十六年左氏所載夢天壓己事及筮明夷之占不詳録

附録左氏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

君子作法於凉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左氏

楚椒舉逐求昏晉侯許之五年楚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馬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宫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

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廵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飱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

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强匄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晉侯說乃逆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左氏季孫謀去中軍春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自此以後國人盡屬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胡氏案左氏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盡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

陳氏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詞也微國史無以知舍中軍為季氏專魯從祀先公為陽虎專季氏也

案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彌益卑矣作三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今此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也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矣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分其左右師名見哀十一年傳○案此條公羊以為善復古穀梁以為貴復正皆不得事實

故諸家皆從左氏

楚殺其大夫屈申左氏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

公如晉左氏

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

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注即位而往見伯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城陽平昌有防亭姑幕東北有茲亭 **左氏**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 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言及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以地來重地也注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 **胡氏**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册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

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張氏許氏曰鄉會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注愬魯受牟夷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作濆穀作賁狄人謂賁泉失台魯地　左氏　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張氏　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人大

夫之專不顧伯討君辱比書而罪可見矣

棨公羊以濆泉為涌泉蓋戰而水涌為異此象公在晉臣下專為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鬬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此說詭誕劉氏已辨之不可取

秦伯卒景公

棨公羊曰不名者秦夷也匿嫡之名也謬妄不取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會稽山陰縣

左氏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

巢然丹城州來至是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待命于雩婁

公羊

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助義兵進之

胡氏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以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不列中國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大

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惡而絕之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書國不没其舊號書爵間著其本封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陳氏 越始見經而常壽過稱人越驟强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之失也

案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越敗吳於檇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黄池之後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三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條書人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

左氏 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左氏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左氏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 注謝前年受牟夷不見討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左氏 宋寺人柳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華臣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馬逐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胡氏 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鑑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左氏旱也公羊注豫賦之煩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作頗左氏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宫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張氏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而殺之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而國浸强

冬叔弓如楚左氏聘且弔敗也張氏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素婚吳而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而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外裔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薳啟彊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案魯大夫聘楚止此一條

齊侯伐北燕左氏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案左氏注暨齊平者齊求於燕而與之平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蓋杜氏從許惠卿之說也趙子陳氏亦從之陳氏曰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齊侯伐北燕納簡公庶幾平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寶玉而還不書乎是予齊以定燕也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

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怊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五氏非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蓋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洎盟正與叔還洎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七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霈上之盟耳疏强增暨字以實之非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氏暨齊平齊求之也　公羊注書者善録内也不

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刺内暨之也時魯方結昏于吳外慕强楚故不汲汲於齊

穀梁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外曰暨

胡氏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昏强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張氏　劉氏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崇夷狄侮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從此生矣

案諸家主魯說者如此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春秋書暨二又見定十年但諸家皆以暨為己之不得已而劉氏獨以為人之不得已齊以莒故與魯搆怨魯扶吳楚之威強齊以平爾據此說似與宋辰強仲佗石彄之暨合然胡氏蓋用其說而不用其暨字之義

三月公如楚左氏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孫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

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鬛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都後同涖公穀作莅

左氏注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疏公未發時命之公發後始去故書在如楚下

穀梁莅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疏重發傳者嫌公如楚恐非君命故發明婼亦受命也

張氏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注衛地豕韋魯地降婁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榖梁以衛有齊惡君臣同名者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此說鑿其實古無諱周人以諱事神生亦不諱耳劉氏得之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左氏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

謂已立元史朝亦夢之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歳婤始生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故孔成子立靈公元葬衛襄公

附録左氏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宫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盗所隱器與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昔武王數紂之罪曰通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盗有寵未可得也

左氏

晉人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注不書非公命也

左氏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左氏 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

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左氏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於衛之嗣是絶諸侯也韓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左氏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辭見前錫命下

左氏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疏曰宋泯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防叔叔辟華氏之禍奔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 左氏 單獻公棄親用羈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哀公縊書曰陳侯之弟招罪在招也 穀梁 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胡氏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

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逄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没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叔弓如晉左氏晉侯築虒祁之宫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注虒祁地名在絳西十里臨汾水

張氏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内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惟宫室之崇以為安榮乎公其可謂

志畢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左氏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行人罪不在行人也注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秋蒐于紅紅魯地左氏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注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不言大者經文闕穀梁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

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握四寸也鞶挂也葛或為褐

胡氏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氏 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馬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案經書蒐五昭十一年夏比蒲二十二年春昌間定十三年夏比蒲十四年秋比蒲皆書大者

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此年不書大者杜氏以為經闕者或然至謂時史闕畧仲尼畧而從之者非也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之而穀梁以秋蒐為正公羊以為以罕書以亟書者皆非也其胡氏陳氏詳矣

胡氏本劉質夫公羊說見定十四年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左氏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注葢招推過為首惡所以免死而得放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奐公作瑗左氏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注孫吳偃師之子惠公招復稱公子旡已卒也

公羊疏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齊侯使國佐及國佐盟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已滅陳也穀梁下惡楚子也疏以陳知滅陳實楚子但為惡之故貶稱師也不稱人者著其侍强用衆故曰師若稱人則嫌是賤者矣又招有罪而放之奐無辜反殺之又滅人之國是三罪也滅國不葬書葬閔陳之滅存陳也

案楚之討罪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書法皆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此條公穀疏皆得之

附録左氏是年石言于晉魏榆師曠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左氏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

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左氏叔弓宋華亥鄭游吉陳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氏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舉魯以見其餘天下之辭也**張氏**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左氏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注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案穀注疏曰邢衛之遷皆書月今許遷畧而不月者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

移故畧之不得從國遷常例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左氏注天火曰災書陳者如梁山沙鹿不書晉也公羊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穀梁閔陳而存之也胡氏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亡國之有火災也是時叔弓歸語陳故魯史書之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案此條公穀說本可通但穀以為國曰災邑曰火公羊以為天意存陳者非也左氏記鄭裨竈之言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五年陳將復封歲五

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哀十七年楚滅陳

秋仲孫貜如齊左氏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注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殷盛也

冬築郎囿左氏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張氏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附録左氏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

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乃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公作晉欒施非也

左氏齊惠欒高

氏耆酒信内多怨强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黒以靈姑鈃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陳氏始大注高彊不書非卿齊惠公生公子欒公子高高生子尾尾生子良欒生子雅雅生子旗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

左氏平子伐莒取郠注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邱故諱之也

胡氏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毁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

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案陳氏曰鞌之戰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蓋二卿之將佐也今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居守也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此說得之 案左氏載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事不經見恐魯未必至此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昭公繼伯左

氏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宫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案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有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夷儀重丘澶淵于宋澶淵于虢之會盟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圍齊無貶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左氏注無冬史闕文

案公羊注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去之貫服以為剌不登臺視氣皆鑿説也杜氏

是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左氏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楚子虔何以名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穀梁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胡氏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

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馬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馬殘其身豬其宮室誅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毁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懐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逺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僥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茍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左氏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陳氏滅不言圍言圍病晉也韓起合九國之師于厥慭而蔡卒滅於楚不能甚矣

案楚圍蔡三此年及定四哀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即齊歸○大蒐于比蒲魯南鄙地

左氏非禮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

穀梁注夏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大蒐者人衆器械有踰常禮

胡氏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

在君有三年之慼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案公羊於大閱及蒐皆曰以罕書也其桓六年注曰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然則大蒐之法五年一為今此不然故曰以罕書也其說與周禮不合姑具於此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左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注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案公注以為諱喪盟故不日然春秋内大夫盟會諸侯者九惟鄟丘句繹書日餘皆不日則何氏之說不通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公羊作屈銀　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氏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於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

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别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别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輕重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張氏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厭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辠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也 左氏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叔向曰君無慼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公作友 左氏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疏父既死

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

胡氏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則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案有之稱世子公羊以為此未踰年之君宜稱子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此說胡氏已辨之矣穀梁以為不與楚殺也其注尤無意義獨胡氏主劉氏之

言為得之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詞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其用之之義左氏以為祭山范氏以為祭社公羊以為用之築防何氏曰持其足以頭築防也左氏是

附録左氏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餘見鄭突入櫟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陽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

縣

左氏 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注因唐衆欲納之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穀梁 納者內弗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張氏 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寀衛侯入夷儀不言納納頓子不言洊奔且言納者北燕伯衛世子蒯聵也皆内弗受之詞也不名之說張氏得之○寀公羊此條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注者以為其文當曰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蓋陽生之篡立也其說無據不可取但其下三句諸家多引用故具録之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左氏通嗣君也

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注宋元公新即位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注慭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

穀梁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附録左氏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

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强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正義曰蓋名熊字虎也左氏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羊作整字之誤也左氏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謂子仲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

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過之而歎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叔孫昭子逐叔仲小昭子曰吾不為怨府

楚子伐徐左氏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案僖十五年書楚人伐徐敗徐之後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

晉伐鮮虞據張氏古鮮虞子姓國据陸氏例及王申子例皆無爵姓左氏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肥

白狄也昔陽肥國都

公羊

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外之

穀梁

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貶稱之也

胡氏

左氏晉荀吴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經書晉伐鮮虞外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讓固可罪也而外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吴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身晉人而行楚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信義一失天下之勢日以淩夷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陳氏

晉狄

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以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故自成襄之春秋晉雖或競於楚略之不書也而敗狄于交剛于大鹵滅赤狄潞氏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則詳志之而滅肥不書滅鼓不書莫重於狄晉苟狄晉矣餘不足書也

案此條杜氏以為史闕文者固無足取公穀諸家皆以為狄晉者得之但何氏范氏皆以鮮虞為姬姓未知所據穀梁又以鮮虞為中國亦非故去其伐同姓伐中國之說則皆可通矣蘇氏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皁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

故以夷書之其説亦好胡氏專責其行詐本劉質夫然必合陳氏説方備○案晉於鮮虞書伐者四此年秋晉十五年荀吳定四年士鞅孔圉哀六年趙鞅皆書大夫帥師書圍一定五年士鞅

附録楚事 左氏

楚子次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

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注子革即然丹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左氏 叔弓帥師圍費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蒯家臣司徒老祁慮癸因民之欲叛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胡氏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案內叛書圍者七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谿穀作溪在譙國城父縣東竟

左氏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申之會越大夫戮焉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

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
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
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
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
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
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
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
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
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
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
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
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
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
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
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余
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

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公羊 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注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自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

穀梁 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胡氏 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

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累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氐禄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之弒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貴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其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氏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馬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使子旗為令尹注子旗蔓成然子玉觀從

胡氏 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彊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大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

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凡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棄比若實弒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真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異於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於石碏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於商人蔡般比春秋之變文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陳留

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

胡氏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修省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

之築一宫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左氏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齊人懼對曰小君

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其日善是盟也

胡氏

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朿牲不歃相命而信自諭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攜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絶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開其覺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鑑也

案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盖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將有可為之幾矣惜乎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穀梁以為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為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陳氏則又幸晉之能合諸侯而罪諸侯之不能崇晉亦是一說

公不與盟左氏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

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公不與與盟注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公羊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穀梁公不與盟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胡氏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惼夷狄簒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欺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已之道也其乖訓之用大矣陳氏會于沙隨不見公則譏不在魯也於是邾

莒愬魯于晉晉侯不見公書曰公不與盟譏魯之辭也向也黑壤公不與盟則諱不書今也不諱則譏魯之辭也於溴梁於祝柯嘗為魯執邾莒矣而魯亟出師又納其叛人於是晉為有辭於魯也而公遂不盟晉之不自强於主盟由重丘而後皆大夫爾以晉之不自强於主盟而復合諸侯於是劉子臨之叔向請之諸夏猶有厲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人不與盟而列國之君大夫旅見於楚則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鄢陵之後參盟復作則魯誠與有譏焉爾譏魯所以徧刺天下之諸侯也

案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於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為善則固宜以不與為譏公矣公羊以為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公以自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

黑壤相對為曲直之詞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公不與自相對為曲直之詞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説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附録左氏平丘事

左氏羊舌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衛在君之宇下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此役也子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又及盟子産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

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左氏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胡氏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案邾莒所訴有無之

狀究南蒯子仲弃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

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公羊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

案公羊以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為例故此條致會以為不恥也此說似然矣但其下文以為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云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封陳蔡以說諸侯諸侯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公直不與也其說無據故不取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左氏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公羊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歸者有國詞穀梁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疏稱爵言歸同於舊有國之例也胡氏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世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

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張氏孫氏曰楚平既立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楚人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抑彊夷而存中國也劉氏曰二君名者秦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蔡二君書法與衛侯鄭歸于衛同所謂同於舊有國之例也諸說皆通但穀梁以為二君得復歸之例似不與書復絕之也之例不同夫既不乃平丘盟之功者非事實也胡氏此條不稱復與楚虔之得滅當書復以見其未絕何得反不書復乎穀梁䟽曰不言復歸者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復歸其說似可通

冬十月葬蔡靈公穀梁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

楚滅也

附録

左氏楚事

左氏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召觀從曰唯爾所欲使為卜尹乃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事畢弗致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矣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又子干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左氏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至是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

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左氏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注以舍族為尊晉罪已書至者喜得免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胡氏其始執之為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擊強扶弱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陳氏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后至亦危之也　張氏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

案內大夫執而至者三已見單伯下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〇八月莒子去疾

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左氏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蒲餘侯茲夫殺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穀梁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胡氏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罪於晉故怒莒而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張氏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不葬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案莒不書葬說許氏得之

附録左氏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左氏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雍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請從之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〇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氏 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胡氏曰案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簿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簿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撤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祭有事者時祭也左氏以為禘者非

夏蔡朝吳出奔鄭公作昭吳無出字

左氏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氏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聽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

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故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氏

平丘之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至是荀吳帥師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之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胡氏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念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詭譎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耳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左氏平丘之會故也注季孫得免故往謝之

附録左氏六月王大子壽卒八月穆后崩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叅墟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

春秋會通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王思謳

春秋會通卷二十一

元　李廉　撰

昭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左氏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注傳言晉之衰

茱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盟而不書春秋不忍絶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

陳氏觀晏子之言則景公之自治踈矣乃欲以
無政之國爭强圖伯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
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
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蠻城
在河南新城縣 左氏 楚子聞蠻氏
之亂與蠻子
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
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注質信也 公羊 楚子何
以不名
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
不疾乃疾之也注顧以無知薄責之 胡氏 楚子之誘
一也或名
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
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
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
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
之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

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注晉止公猶以取鄭故

胡氏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辯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强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令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左氏早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左氏平子如晉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桼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愆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季氏曰晉至

平昭伯事陵遲驟廢春秋所書皆録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俢家賢者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内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强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强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强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强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受呼庸賤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内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讎於廡下而與之盾權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葢世有苟

道自便者揄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乎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于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驚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觀德而虒祁崇侈以啟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戚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附録左氏晉韓起聘于鄭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子大叔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吾子何愛一環以取憎於大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韓子買諸賈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韓子辭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左氏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左氏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

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公穀並無之字 左氏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九月晉荀吴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胡氏 林父之於路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吴之於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吴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别内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伯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内事外者可知矣 陳氏自是

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宋衛陳鄭乎鄭裨竈言於子産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注大辰房心尾也彗狀似帚光芒孛孛然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注謂濫于倉龍之體不獨加大火胡氏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具前星大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

召伯文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張氏 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案書孛三此年及文十四哀十三又哀十四年冬有星孛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水戰也

左氏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戰于長岸司馬子魚先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

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注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

公羊詐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注俱無勝負

胡氏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材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强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此楚令尹陽匄也强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陳氏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昭公之春秋莫辨於吳楚也五年吳嘗敗

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吴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吴楚敵言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氏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火作鄭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宫使子寛子上廵羣屏攝至于大宫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䄙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遂不與亦不復火公羊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案左氏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鄅妘姓國在瑯琊開陽縣左氏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左氏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

其圖之楚子說冬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左氏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夏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胡氏㮣左氏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圍與取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羊注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穀梁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胡氏止不嘗藥

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梃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

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識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　張氏　孟子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　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止進藥而藥殺也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

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詞也

穀梁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胡氏何以書葬穀梁子曰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大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敎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案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踰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疑止真弑父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附録左氏是年楚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穀作夢左氏疏賈逵曰前此以鄭叛也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鄭叛又從鄭而出也鄭不係曹者大都得以名

通

公羊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曹伯盧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 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專者能專制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

胡氏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

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葢得春秋之肯矣

案此條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杜預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羊皆以為叛然經既不書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子故公羊有為喜時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笙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無憾憾而能眕

惟知命而好禮者能之此說蓋本穀梁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子慭可矣胡氏亦以為為賢者之後進之似鑿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作輒

左氏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齊氏射公公如死

烏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殺宣姜賜北宮喜謚曰貞子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注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公羊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

穀梁

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胡氏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豹為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

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盍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案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為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何氏得之諸家皆同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左氏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

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而殺之夏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與華氏盟以為質公子城等出奔鄭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附録左氏是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疏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

月朔旦冬至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也

左氏 楚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大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我能死爾能報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左氏 鄭子產卒子大叔為政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

聘左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注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案晉聘魯十一止於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左氏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多僚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貙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胡氏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哉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左氏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曰是君也必不終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費無極取貨於東國盧弟朱叔父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

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羊 注出奔者為東國所簒也

案朱為蔡侯廬之子東國為廬之弟左氏傳詳矣然經文於此年書朱出奔楚而二十三年書東國卒于楚故穀梁以朱為東字而指為一人其說曰東者東國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此說無据不可取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附錄左氏 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小

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左氏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左氏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氏去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

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子祿御公子城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既許之矣至是楚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

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穀梁自宋南里者專也胡氏宋公子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刼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内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令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陳氏書奔言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甚矣書歸者趙鞅也

大蒐于昌閒閒公作姦胡氏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

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而文公遂伯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張氏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彊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悩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案此條許氏最得之叔梁以秋蒐為正者非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也襄二十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敬王立　六月叔

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鞅叔弓子

左氏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狄事單穆公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悼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劉單奔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

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公羊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胡氏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治外者先治內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以本亂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魯使如京師止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左氏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以王如平時遂次于皇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公羊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胡氏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蚡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景王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

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陳氏

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王在喪雖逾年猶未稱王也此遂稱王何成猛之為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在郟鄏今河南張氏曰平王東遷即都此春秋謂京師指此

左氏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劉以王師敗績于郊

胡氏

猛未逾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逾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

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陳氏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凡以非順詞也以號公鄭伯晉侯不言以則非子二子也非子二子則以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爾而非其罪也然則以劉單為功不逮鄭虢則可以為罪則溢罰矣是故殺子朝于楚僭嗣率子朝以作亂敬王嘗處於姑猶適年卒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予劉單以復辟之誼也

案此條公羊以入為篡詞穀梁以入為內弗受例皆不通其實亦難詞也陳氏說劉單之功過

極是但鄭號事不經見

未知春秋衆予之否

冬十月王子猛卒月誤左氏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伐京毀其西南注未即位不稱王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疏未成為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也陳氏未逾年之君雖有謚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王猛矣其曰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誼苟廢立也足以亂名實則不可弗辯苟非廢立也無亂於名實則弗辯也是故成之為君則稱王猛於其卒也從其恒稱為王子猛不成之為君則稱鄭忽於其歸也從其恒稱為世子忽義不在焉則不沒

其實而己矣

案公穀皆以子猛為篡故卒義不可從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歷推校當是癸卯朔

周敬王元年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公作舍左氏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

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乃館諸箕舍子服回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其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左氏　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注二師王師晉師也郊鄩子朝邑

胡氏　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

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張氏 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於晉師故使之聞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案公羊注以郊為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係于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嘗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但圍溫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

氏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胡氏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公羊逞作楹齧作盈

左氏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

以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詞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胡氏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

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爾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别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吴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别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氏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劉子代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已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

諸莊宮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子必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注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尹氏周世卿尹文公圉

公羊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胡氏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

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
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陳氏書居熙子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衆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寡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有疾上再有公字

左氏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疏公之如晉四不得入假言有疾實由季孫之不入令實有疾别於無疾而反也　胡氏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

四不得入令此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附録左氏

楚大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啟之吳大子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縊於薳澨左氏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國焉用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令

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叔孫婼至自晉左氏穀梁無叔孫字左氏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注婼行人故不言罪已

胡氏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婼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强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强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强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故婼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

為後世勸也

案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與傳疏者以為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左氏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公羊注是後季氏逐昭公之應

秋八月大雩左氏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丁酉九月五日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左氏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王越公子倉歸王乘舟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

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戌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胡氏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鄙封竟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附録左氏 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子朝入于鄔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

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
焉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
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左氏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
諸河上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
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案杜氏因昭子賦車轄之詩而謂昭子
將為季孫逆女此未可據劉炫有規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作倪大心作世心左氏會于黃父謀王
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
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

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馬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胡氏　案左氏謀王室也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蚡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有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案晉頃公之編止此與二十七年扈二會

有鸜鵒來巢（鸜穀作鸛音權）

左氏　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鸜鵒猶權欲運斗樞曰來巢于榆

穀梁　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注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

胡氏　考工記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案左氏疏鸜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今大河以北皆有之公穀以為自夷狄而來非中國之禽者非也而張氏獨曰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馴至大亂則鸜鵒來巢不特昭公出奔之兆如此則又以為南方之禽矣鄭氏於冬官依違其説以為無妨於中國有之蓋礙於公穀也惟謝氏以為鸜鵒野鳥來國中為巢公室政治荒蕪久矣此亦不敢從諸家南北之説也○案記異書有者有年二有𡸁孛三有蜚一有蜮一有鸜鵒一○案經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而爰居止魯東門則不書者蓋時魯人以爰居為祥故不書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下辛二十三日也

左氏再雩旱甚也注不書辰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又雩不言大者又見其重上公羊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事亦大雩也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季者有中之詞也又有繼之詞也胡氏左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故能興衰撥亂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

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鑑

案春秋書一歲而二烝一月而再雩皆瀆祀也公羊之說劉氏不取何休又言日為君辰為臣去辰者逐季孟之意皆迂妄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穀作乙陽公作楊齊魯竟上邑

左氏季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申夜姑相其室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與夜姑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而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果公貢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注公若即公亥與公鳥皆平子庶叔父公甫公之平子弟公為公果公賁昭公子懿伯子家羈冰箭笛蓋可以取飲季姒公鳥妻

穀梁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胡氏 内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

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

左氏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公羊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

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

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菑周埒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幦車覆笭

胡氏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案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氏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

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棨劉氏曰婼不恐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恐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晉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儻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柰何之命不及寗俞遠矣此意林所為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之去矣何待於祈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 左氏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穀梁邡公也注邡當為訪謀納公也 胡氏案左氏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氏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穀梁取易詞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

故易言之也　胡氏鄆魯邑也直稱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失臣道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案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為譏齊侯之忽遠略者亦得之謝氏曰言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則異乎濟西讙闡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為齊侯有脩伯討不登叛人之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

于鄆左氏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注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穀梁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注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録之是崇君之道也

胡氏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濵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廵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案書居于鄆五至二十九年十月鄆潰

夏公圍成左氏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適齊師貨子猶子猶受之言

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兹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成孟氏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穀梁 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胡氏** 不書齊師者景公休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陳氏** 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鄟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徙曰納公三

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案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強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俟夫聖化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左氏謀納公也公羊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為大信辭陳氏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齊徐郯莒嘗盟于蒲隧宋邾郯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案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

者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穀梁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左氏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今洛陽左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王入于莊宮注莊宮在王城疏自居狄泉以來劉單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

入于成周遂公羊成周者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以成周為都注上言天王有天子已明不嫌為簒但起其難前王城為西周故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穀梁周有入無出也胡氏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陳氏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入無尺諱焉爾

案東萊呂氏曰王城今河南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成周今洛陽周公營卜都以遷殷頑民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然案左氏則十月入成

周而十二月入王城矣杜氏於三十二年請城成周下方注云敬王徙都成周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二年已城之後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氏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

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剥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兹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救圖不穀則所願也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之曰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胡氏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

為是疎薄子猛將期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從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馮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威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鑑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公子光闔廬立左氏吳子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

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人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胡氏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

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者矣故君存則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閒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閽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作郗

左氏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譛郤宛焉謂子惡曰令尹欲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令尹至必觀之從以酬之及享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

馬而還令尹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國人弗爇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注宛字子惡

張氏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其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

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

胡氏

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于周之戍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張氏

許氏曰無貶詞者以令戍周也伯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微而救亂也

案列國大夫自相會者止此一條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　邾快來奔穀梁注自此已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令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

附録左氏楚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聦明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

哉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竟內邑　左氏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穀梁　公在外也注張氏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　張氏　不得入于晉窮辱甚矣

案書公如晉次乾侯二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附録左氏是年晉滅祁氏羊舌氏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左氏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注不得見晉侯故以乾侯至胡氏遣使來唁淺事也而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也

昔狄人殄逐黎侯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大公受先王五侯九

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竟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張氏許氏曰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公穀詣作倪穀梁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注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左氏注叛公也公羊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注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德之不建如此之甚胡氏民逃其上曰潰

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迷昏不反自納於㓂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散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附録左氏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左氏 龍見于絳郊蔡墨曰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以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

左氏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氏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注所以非責昭公内不能繫臣民以安其身外不能事齊晉以反其國公羊注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穀梁也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注中國猶國中也胡氏于今五年公去社稷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可見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棨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劉氏曰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

雖無魯不可以無公也常山劉氏曰存君父臯臣子識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左氏晉頃公卒

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案頃公以昭十七年即位至是凡十四年定公繼伯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左氏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强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髪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案徐子書名劉氏曰徐子已服楚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胡氏從之詳見城夷下

附録左氏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氏言不能外内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左氏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

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胡氏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

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檮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陳氏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納黒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古音二字通濫東海昌慮縣

左氏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注不言邾闕文

案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衛縶下注獨黑肱不係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今具載其說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

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公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大意以為濫者叔術之封春秋賢叔術能讓國故通濫為國而

不繫於邾也劉氏曰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此說是矣然穀梁亦曰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别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注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别之若國陳氏亦曰不繫之邾濫嘗自别於邾也二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據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氏晉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公羊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専執楚犯中國圍蔡

附録左氏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氏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取闞左氏注公别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　張氏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闞取鄆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利也

案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

書取闞著其微弱也闞魯微邑此說疑得之公羊以為邾邑者非

夏吴伐越左氏吴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案哀二十年越滅吴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左氏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蝨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公羊注善其脩廢職有尊尊之意

穀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氏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令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張氏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

案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

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城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譏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呂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氏書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

於令為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氏

諸侯失國出奔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録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

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憜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慼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乎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止納牟夷而不能郤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春秋會通卷二十一